作家王秋燕：梦行千里，心眷故乡

■首席记者 陈炜芬 通讯员 陈雅雯 叶益鹏 余春潮/文 记者 贾恒/图

王秋燕

丽水人物志

小满节气的最后一天，云和县石塘镇小顺村多了个“文学角”。

它有两个名字：大名“航天文学角”，因为这里有航天故事、军旅纪实，呼应着门口高高伫立的5枚火箭模型；小名“秋燕文学角”，取自创办者王秋燕之名，“让父老乡亲喊得亲切、顺口”。

王秋燕，18岁步入军营，成为一名军旅作家；65岁回到故乡，为乡村文脉注入新鲜血液。

她的人生，一半是军营的绿，一半是故乡的情。中间连着的，是一支充满张力的“文学之笔”。

1 心坎里的乡土情怀

小顺村坐落于瓯江之畔，三面傍山，一面临水。

王秋燕的家，就藏在这层峦叠翠间。

1960年9月，她呱呱坠地。因为生于秋天，外公给她取名“秋燕”，却未曾想，这孩子真如燕子般，“在蓝天下，书写航天故事”。

提及母亲，王秋燕给出的形容词是“伟大”。母亲当了一辈子的大队会计，从不对子女说重话，平时喜欢订阅、购买期刊和书籍，闲时总拿着书在看。王秋燕的文学启蒙，便源自母亲珍藏的这些读物。小时候的她，总是捧着《红楼梦》，即便看不懂也不舍得放下。

用王秋燕的话说，“母亲对自己的影响，难以估量。”

上世纪50年代，父亲参军，当了七年兵，身上有着鲜明的军人印记。每逢春节，他都会把那双从部队带回的黑皮鞋擦得锃亮，小心翼翼捧出整齐叠放的老式军装——“穿上军装和黑皮鞋，走军步。”在王秋燕看来，这是父亲独有的仪式感，“很庄重，一年只有一次。”

学生时代的王秋燕，多少有些“文艺范”。作为村“文宣队”的积极分子，她和队里的大人们自编自导，四处演出。

故乡是一幅永不褪色的画。

描述故乡时，她喜欢用“无比”来形容，“石板路无比光滑”“台阶无比宽敞”“古樟树无比茂盛”。瓯江边石头滩的草坪，一年四季都是绿的；村里的吕字井，井水冬暖夏凉；入字形的石子路泛着微光，穿村而过……她说，所有古村落的乡愁印记，都可以在小顺找到。

故乡的人，定然是画中最浓烈的色彩。

那个年代，她可以随意串门，在天井跳格子、踢毽子；喜欢端着饭碗，探着脑袋打量小伙伴的饭碗，“彼此换菜吃”；也喜欢坐在路边的竹床上，听村里的长辈讲那些似懂非懂的老故事。

小顺的风土人情，如春风细雨般，滋养着王秋燕，慢慢成长。

2 笔尖上的军旅岁月

看完电影《英雄儿女》后，王秋燕的心里，“长出”了当兵的愿望。这愿望，比考大学更强烈。

穿上军装的那一天，终于到来了——1978年12月，她刚满18岁。

在金华，王秋燕第一次见到火车。眼前的军列，其实是棚车，因为车厢只有几个很小的通风窗口，被形象地称为“闷罐车”。

就这样，她成了一名通信兵：话务员。

“好奇妙！”第一次从耳机里听到陌生人的声音时，她的眼睛亮得像星星。

一年后，她从云南一个深山峡谷（大石洞）转战大凉山：西昌卫星发射中心。从此，她和中国航天结下不解之缘。

军营有股劲儿，忠诚，团结，热血。

日子久了，心里的感受憋不住，她就开始写。连队的黑板报、新闻成了她创作的“试验田”。战友们爱看，“秋燕写的，就是我们！”机房用来记录长途电话的小单子，成了她文学创作的草稿纸。“当时没少挨批，理由是‘不务正业’”。

她继续写。

写训练感受，写战友情谊，她鼓起勇气，把文章寄给报社。没想到，发表了！豆腐块大的文章，让她兴奋极了。原来，手里的笔，也能像枪一样有力量。

中国第一颗地球同步卫星发射时，她被抽调去当“小记者”，任务是陪各路作家、记者去现场采访。此时，她的文学梦开始发芽。

处女作、短篇小说《在那远离发射场的地方》，是王秋燕的文学梦开出的第一朵小花。因为这篇小说，她从女兵被破格提升为军官。

王秋燕写上了瘾，一发不可收。

为航天人正面塑像，描绘他们的侧影，用文字为他们立下一块小小的纪念碑，这几乎成了她那些年魂牵梦绕的夙愿。当她成为专业作家后，想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提笔创作这部日后让她备尝艰辛的长篇小说《向天倾诉》。

这部不到30万字的长篇，她五易其稿，写了整整4年。她说，写得很苦，但很值。

2016年，她接受了一个创作任务。6个月里，她先后三次前往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采访。为了写好恶劣天气下的航天人，她特地去赶21号台风“莎莉嘉”，体会到“人像小鸡一样被拎起来扔出去”的恐惧。从采访到写作，她用了11个月。在长征五号第二次发射时，她完成了38万字的初稿。这便有了长篇报告文学《正在发射》。

王秋燕的文字，不华丽，像泥土，实在；像战友的心里话，掏心窝子。她的作品，多次获解放军新作品奖、长征文艺奖、“三个一百”原创出版工程奖、全军军事题材优秀节目奖等，被评价为“中国航天人的精神丰碑”。她，也被誉为“基地之花——女军人花木兰”。

军旅四十余载，笔耕不辍。

王秋燕的创作，始终没离开过兵营、女兵和航天人的生活。

3 回到出发的地方

从十几年前开始，王秋燕就惦记着，为故乡做点什么。

当她决定建一个作家书屋时，心里却忐忑起来。一时间，梦想变成了压力。她陆续给作家朋友们发去信息，表达自己的想法。在不安中，她等到了一次次鼓励：“秋燕你真勇敢！”“秋燕，支持你！”更多人肯定她：你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！

就这样，她踏上这片热土，回家了。

曾有人提议，设立文学馆，被她婉言谢绝，“‘馆’太庄重，怕自己挑不动。”她将这里定义为文学角，“文学的海洋太宽广，我坐拥的不过是一个小角落。”

今年6月，文学角在小顺村开馆。

“秋燕在这里种下了梦想。”开馆仪式上，作家麦家动情地说，“最尖端的科技带我们上天入海，而文学却让我们感动，甚至流泪——我们需要这份柔软，来拥抱这个世界。”

这栋白色的文学角，由中央美术学院设计，有着简约的建筑线条、明净的落地玻璃和高高矗立的白墙，是一座静谧的文学空间。正如王秋燕的个性，低调、内敛。

王秋燕给文学角取了大小名，分别是“航天文学角”和“秋燕文学角”。她说，航天给了她精神，军队赋予她灵魂，故乡养育了她，希望它和村里的文化礼堂、瓯江的溪滩一样，成为一个承载记忆的地方。

文学角有什么？

数百部军旅作家们亲笔签名的图书，从天南地北寄来，在这里“安了家”；

她嗜书如命，悬挂在墙上的书柜里，装满了她多年的收藏；

与杨利伟的合影、参加全军青年作家培训班、与女儿依依的合影……一张张珍贵的影像，定格她的人生片段和心路历程；

数份《解放军报》《文艺报》，40余本杂志、期刊，上面刊登着她写的中短篇小说、报告文学和散文；

……

王秋燕不止一次说，文学角，是靠大家共同托举而诞生。比如，父老乡亲。记得砾石刚运到门口，村民们二话不说，徒手拎到了庭院里，一担又一担，一趟又一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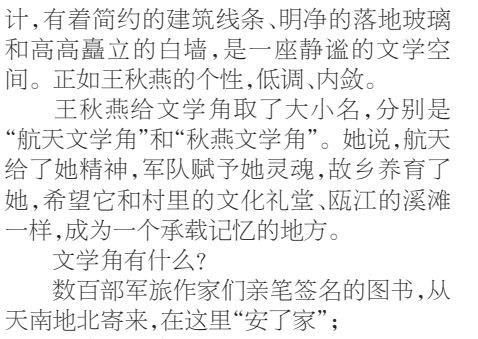
文学角的LOGO，颇有趣。上面有天、有人，有冲天而发的火箭，也有向天而行的燕子。内涵丰富的图章文化，同时呼应着“航天”和“秋燕”两个元素。不论哪个名字，都名副其实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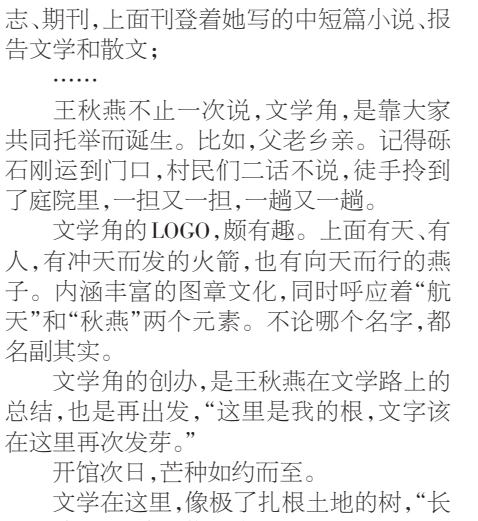
文学角的创办，是王秋燕在文学路上的总结，也是再出发，“这里是我的根，文字该在这里再次发芽。”

开馆次日，芒种如约而至。

文学在这里，像极了扎根土地的树，“长得出叶子，也接得住露水”。

说的是王秋燕，也是她的文学角。


航天文学角



王秋燕的著作

记者手记

于星河处书写英雄日常

首席记者 陈炜芬

采访王秋燕老师前，我已听闻她的诸多作品。那些作品，仿佛一扇扇通往神秘军旅世界的窗，尤其她对航天人生活的描写，细腻且震撼。这些，都令我对这次采访满怀期待。

敲门，入户。

王秋燕老师从门廊里走出来。

一身优雅裙装，身姿挺拔，步履轻盈，眼神清澈而坚毅——很难想象，这样一位沉静如水的女性，笔下奔涌着星辰大海的壮阔篇章。

王秋燕老师的创作，是一种对当代英雄主义无声而有力的重命名。她敏锐地感知着军旅生活的内在节奏，那些被星辰打磨过、被时间凝练过的细节，都成为她创作生涯取之不尽的源泉。

谈及创作时，她眼里闪烁着炽热的光芒。创作《正在发射》时，为真实还原文昌卫星发射场与长征五号卫星运载和发射的全过程，她深入一线，与科研人员们同吃同住，收集了大量一手素材。

她尤其擅长在平凡处雕刻英雄，以女性特有的细腻，轻轻拂去宏大叙事惯有的粗粝外壳，深入英雄们那些不为人知的柔软褶皱中，揭示出钢铁意志下鲜活而真实的时代脉搏。她笔下的英雄，是那些在岗位上将职责熔铸进生命，在无声处默默托举国家重量的负重者。

她的创作，不仅是个人表达，更是对军旅生涯的深情回望，对航天事业的崇高礼赞。

采访结束，我对王秋燕老师有了更深的认识：她是军旅生活的记录者，用文字将那些热血与奉献的故事传递给大众；更是一位时代的歌颂者，让我们看到航天人背后不为人知的艰辛与伟大。

她的创作之路仍在继续，我们一同期待。